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四十三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上

舜典帝曰皐陶蠻夷猾亂夏寇切賊人殺姦在宄在汝

作士理官

朱熹曰夏明而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又

曰蠻夷猾夏不專指有苗但官為此而設

董鼎曰。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一。此蠻夷猾夏亦以命皐陶。

臣按有虞之世。皐陶爲士。士理官也。所掌者。刑獄之事。而首以蠻夷猾夏爲言。且蠻夷處邊鄙之外。負險阻以爲固。不可以理喻。不可以言馴。非用甲兵不可也。豈區區刑法所能制哉。而舜命皐陶以爲士。而首以是責焉。而後及於寇賊姦宄何也。蓋人君爲治。必先去其梗吾治者。然後其治可成。所以梗吾治者。其大在蠻夷。其小在寇賊。必使外而蠻夷不敢亂吾藩。內而寇賊不敢亂吾地。內

而寇賊不敢害吾良善之民。則內外安靖。而吾
政化之所施者。無所梗矣。雖然。內者。外之本也。
內無其釁。然後外患不生。掌刑之官得其人。則
禁誥有常刑。制伏有良法。界限有定所。潛消於
未然之先。遏絕於方萌之始。不待其猖肆而後
施之以甲兵也。此聖人之微意歟。

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

度也。

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蔡沈曰。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
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
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

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
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
也。

林之奇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
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
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治也。

臣按禹貢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綏服。曰
要服。曰荒服。內而侯甸二服。爲華夏之地。外而
要荒二服。爲夷狄之區。而綏服居乎其中。則介
乎華夷之間也。就此一服而言其地。凡五百里。

內三百里以揆文教。由此而至於王城千里之內。聲明文物之所萃。故於此揆其文之教。必燦然明備。度之而皆同也。由此而極於荒服千里之外。障塞險阻之所限。故於此奮其武之衛。必居然振作。修之而不弛也。先儒謂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噫。辨之者。所以防之也。惟其辨之於微。防之於豫。此帝王之世。所以中國莫安而無夷狄之患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沈曰。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

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蠻。二百里流。

蔡沈曰。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爲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臣按先儒謂禹貢五服。甸侯綏爲中國。要荒已

爲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略外。觀五服名義。可見
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狄。則法
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
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泛及。聖人不務廣
地而勤遠略也如此。後世爲治者。往往昧於華
夷輕重緩急之辨。固有詳於內而忽於外者。亦
有專事外而不恤其內者。又有內與外皆不加
之意者。胥失之矣。雖然。此非特世主處事之偏。
亦由其祖宗立法之失也。載觀虞夏之世。立爲
五服之制。內二服以治乎內。外二服以治乎外。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四十三
中一服則兼治乎內與外焉。既有以爲內治之
具。又有以爲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衛。兵衛
之外以蔡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規一定而
可以守。所以爲子孫生民計也遠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蔡沈曰。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上言五服之制。
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

臣按中國之地。南北比。東西爲遠。故禹貢言聖
人聲教之所及。於東曰漸。於西曰被。皆指其地
言。而於南北則止曰暨。而不言其地。可見聖人

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爲之限量也。東漸于海。海之外。地盡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猶有地焉。漸如水之漸漬底于沟。名也被。則如天之無不覆被。天所覆被處。聖人之化育可至也。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是之謂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是之謂教。其風聲教化。雖曰無遠不及。然亦惟止於海而已。雖然。其所以漸被暨及者。風聞之聲。神化之教。使之聞而慕之。振而動之而已。未嘗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而以內治治之也。此無他。天地間有大界限。華處乎。

內夷處乎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

周禮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外千里曰王畿。其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鄭樵曰。禹貢有五服。職方有九服。五服九服之制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

數之也。又曰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卽禹之甸服。納總秸銓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卽禹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卽禹貢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卽禹貢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卽禹貢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蠻服。卽禹貢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卽禹貢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卽禹貢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卽禹貢九州之外地也。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采衛之外。當是之時。華夏之辨。截然有一定之限。周道旣衰。於是乎腥羶異類。始入中國。而與齊民

錯居春秋之時有陸渾之類已居中國其後漢唐之世往往有夷狄之禍此無他由其不能謹內外之防而混華夷之俗故也由是以觀則禹貢之五服周人之九服其爲當世制也嚴矣其爲後世慮也遠矣又考賈公彥謂蕃之義以其最在外爲藩籬故以蕃爲稱後世通謂夷狄爲蕃蓋本諸此

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於潛

胡安國曰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

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內小人外君子爲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賈誼疏以戎狄而朝諸夏，居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荀悅論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江統論爲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之有書會戎譏

之也。

呂祖謙曰。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采衛之外。當是時。華戎之辨。固不待聖人而後明也。王道旣衰。氈毳異類。始錯居中國。疆土相入。蹄輪相交。室廬相望。習熟見聞。寢不知有華戎之辨矣。春秋書魯公會戎於潛。還人心於旣迷。遏夷狄於方熾。涇渭華夷於一言之間。此春秋之功。所以與天地並歟。

臣按胡呂二儒之言。灼見聖人作春秋之意。所以嚴華夷之辨。萬世王中國者。所當鑑戒也。胡

氏所引賈誼荀悅江統三論其尤切要而其禍尤大者在以羌胡而處塞內也。漢以南單于款五原塞賜姓爲藩臣。其後劉淵劉聰大爲中國患。魏晉之世處鮮卑羯氏於內地遂迭起亂華。晉遂不支。唐至中葉以安祿山守范陽其後盡以蕃將易漢將夷狄之禍直至唐亡。嗚呼春秋之於戎狄以列國之諸侯處於內地一與夷聚會於壇坫之間猶謹其微如此。況延之入吾疆域之中雜於編民之內甚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將領之職列宿衛而專邊圉何不思之甚。

哉。蓋人生天地間。華夷之俗。雖有不同。而戀土之心則一。方其內附也。未必皆有慕華之心。非迫於不得已。決不肯捐其親屬。舍其田里。而棄其父祖之塋兆也。其所以來者。非因避不可解之仇讐。必是這不可生之殺戮。譬若籠中之禽。圈中之虎。其處身非不安。而所以爲之養。非不備也。苟有可乘之隙。可出之機。豈肯爲人所拘繫哉。况喜放縱而惡拘束。乃夷狄之本性。彼雖有盟誓之言。涕洟之語。未必皆其血誠。斷斷乎真可信者也。雖曰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一視以

同仁。然仁之中。不可以無義。信之中。不可以無智。不可苟徇於目前。必須遠慮於身後。處之必欲盡其道。安之必各止其所。非獨以全吾安彼之心。亦使彼得以全其所以報吾之義焉。然則夷狄之內附。不可受歟。曰。彼以窮困而歸我。我不受之。仁者不爲也。彼以慕義而歸我。我不受之。義者不爲也。旣受之矣。何以處之。曰。因其俗而制之。順其勢而安之。彼之來也。爲仇讐也。彼東者。則處之於西。陞。使其勢不相及可也。彼之來也。爲慕華也。在左者。則處之於右地。使其衞